

第九回 不湊合難成吏舞 生奸謀易嚇友聽

話說鮮於佶辭了霍生出來，路中說道：「適才聽那駝婆子許多話，總為《春容》弄出許多把戲在裡頭，這也由他。可喜把他字號問得詳細，我雖不懂他文字妙處，看他病中得意光景，文章決定是好了。不免去尋老臧辦那件心事來。此已是他家門首：開門！開門！」臧不退聞聽，開了門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鮮於兄，請裡面說話。」二人進廳坐下。臧不退問道：「昨日場中得意麼？」鮮生笑道：「若得意，不來尋老兄了。幸喜問了一位朋友字號來了。」臧不退道：「是甚字號？」鮮生道：「敝友是日字號，小弟是昺字號，特來相煩，早早割換，恐怕遲誤就不濟事。」臧不退聞聽，細細想道：「這樣連割卷也不消，只把老兄的字號，下半截洗去了，那位朋友的字號，下半截添幾筆兒，可不湊巧？」鮮生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想得好。」臧不退道：「只有一件，還要文章十分好，才中得穩。」鮮生道：「文章不消說得。」臧不退道：「且住！貴友是那裡人？」鮮生道：「就是小生同學的，茂陵霍都梁。」臧不退道：「幸喜問得明白，險些弄出事來。這割卷的勾當，除非用旁州別縣的人，兩不相識才使得；若是同學，一放榜時節，墨卷傳出，改判不及，那姓霍的講出話來，怎麼樣處？連我也脫不乾淨。這個萬不得的！除非再尋一位方好。」鮮於佶道：「這卻怎麼處？」

急忙又無別位朋友做得文章好的，可以那樣。」躊躇道：「有了！有了！這霍朋友近來乾下一樁不好的事情。」臧不退道：「甚麼事情？」鮮生道：「他前日畫了一軸《春容》，傳入到鄺尚書府中，去勾引小姐。小姐見畫，就想起他來，著實害破。」臧不退道：「可就是這知貢舉的鄺老爺麼？」鮮生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那小姐親筆題一幅詩箋，遞與他，他收著了。」臧不退道：「這越發不該了。」鮮生道：「老兄，這分明是破壞他的閨門，借此暗通關節，罪名非校。」臧不退道：「這事情可是真的？也要有個憑據才好。」鮮生道：「這事的確！如今在兩邊牽馬的，全是那駝背醫婆。他還送那婆子金釵一隻。小姐詩箋現在婆子手裡，但拿住考問，便見明白。」臧不退道：「那駝背醫婆，可是姓孟的麼？」鮮生道：「正是。」臧不退道：「這個不難，他也時常在我家用藥。不瞞兄說，我有兩個小廝，現當緝捕，就叫他先去請他來，只說治病，待他哄出他口裡話來，騙出詩箋、金釵到手，就鎖起來。把他做個拿手，好去提那姓霍的，送官便了。」鮮生道：「甚妙！甚妙！但拿到官去，便弄大了，轉難收拾。不如嚇得他私自逃避，他到手功名，不愁不是我的。這到渾融些。」臧不退道：「見得老成。」遂叫小廝們走來。二人走來說：「老爺叫小人們有何吩咐？」

臧不退道：「這位相公姓鮮，著有件事叫你去做，你過來！」

遂附在耳上，唧唧噥噥說了一遍，問道：「可曉得麼？」二人聽得明白，齊說：「曉得。只是那姓霍的住在那裡，告訴明白；也還得鮮於相公到那邊，裝神搗鬼，解了交，方可歌手。」鮮生道：「有理。眾位，你明日撈住了駝婆娘時，便悄悄地通個信與我，我做個不認的來到那廂。自有道理就是。這個主意，你們散去，事成之後還要酬勞。」二人應諾而去。正是：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畢竟怎樣擒捉駝婆，恐嚇霍生去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